

集部

渭南文集卷十八

宋　陸游　撰

藏丹洞記

漢嘉郡治之西偏望雲樓東有石穴天將雨輒出雲氣予疑而發之則石室屹立室之前地中獲瓦缶孋矮貯丹砂雲母奇石或爛然類黃金意其金丹之餘也悉斂而櫝藏輸諸府庫緘識惟謹予嘗讀丹經言古得道至

人藏丹留於名山非當僊者輒不見雖見亦輒變化今是丹不藏名山而近在官寺之側予以塵垢衰病之餘又輒見之是與丹經之說大異或謂丹藏於此遠矣方上古未為城邑時西望三峩東帶大江山川秀傑蓋宜為僊真鍊藥騰舉之地至予輒見之者豈神物隱見有時而予適逢其時與丹之伏而不見者常多見者常寡雖嵇叔夜葛穉川不免齎恨以歿而予顧得見焉茲非幸與乾道九年秋八月辛未山陰陸某記

籌邊樓記

淳熙三年八月既望成都子城之西南新作籌邊樓四川制置使知府事范公舉酒屬其客山陰陸某曰君為我記按史記及地志唐李衛公節度劒南實始作籌邊樓廢久無能識其處者今此樓望犍為僰道黔中越嶲諸郡山川方域皆略可指意者衛公故址其果在是乎樓既成公復按衛公之舊圖邊城地勢險要與蠻夷相入者皆可攷信不疑雖然公於邊境豈真待圖而後知

哉方公在中朝以洽聞强記擅名一時天子有所顧問近臣皆推公對莫敢先者其使敵而歸也盡能道其國禮儀刑法職官宫室城邑制度自幽薊以出居庸松亭關並定襄五原以抵靈武朔方古今戰守離合得失是非一皆究見本末口講手畫委曲周悉如言其閫内事雖使耆老大人知之不如是詳也而況區區西南吏距成都或不過數百里一登是樓在目中矣則所謂圖者直按故事而已請以是為記公慨然曰君之言過矣子

何敢望衛公然竊有幸焉衛公守蜀牛奇章方居中每排沮之維州之功既成而敗今予適遭清明寬大之朝論事薦吏奏朝入而夕報可使衛公在蜀適得此時其功烈壯偉詎止取一維州而已哉其曰請併書公言以詔後世可乎公曰唯唯九月一日記

銅壺閣記

天下郡國自譙門而入必有通逵達於侯牧治所惟成都獨否自劒南西川門以北皆民廬市區軍壘折而西

道北為府府又無臺門與他郡國異考其始蓋自孟氏國除矯霸國之僭侈而然至蔣公堂來為牧乃南直劒南西川門西北距府五十步築大閣曰銅壺事書於史崇寧初以火廢政和中吳公栻因其矩復侈大之雄傑閎深始與府稱淳熙二年夏六月今敷文閣直學士范公以制置使治此府始至或以閣壞告公曰失今不營後費益大於是躬自經畫趣令而緩期廣儲而節用急吏而寬役一旦崇成人徒駭其山立翬飛嶪然摩天不

知此閣已先成於公之胸中矣夫豈獨閣哉天下之事非先定素備欲試爲之事已紛然始狼狽四顧經營勞獘其不爲天下笑者鮮矣方閣之成也公大合樂與賓佐落之客或舉觴壽公曰天子神聖英武蕩清中原公且以廊廟之重出撫成師北舉燕趙西略司并挽天河之水以洗五六十年腥羶之汚登高大會燕勞將士勒銘奏凱傳示無極則今日之事蓋未足道識者以此知公舉大事不難矣其可闕書四年四月己卯朝奉郎主

管台州崇道觀陸其記

彭州貢院記

國家三歲一貢士天子先期為下詔書與郊祀天地埒及試於禮部既中選矣天子親御殿發策詢天下事第其高下又親御殿賜以科名其禮可謂重矣蓋以為所與共代天理物而守宗廟社稷於無窮者實在是也然則郡國貢士顧可不重邪彭州舊無貢院每科舉輒寓佛祠祠乃在城外士不以為便淳熙三年知州事王公

敦詩通判州事鄧公樞始采進士穆滂陳仲山楊倫蘇松等議取廢驛故地為貢院凡郡之士奔走後先肩袂相屬覓堅材良山積雲委自正月壬子至七月癸亥訖事用緡錢萬五千六百有奇役工稱是重門大堂高閎邃深繚以脩廡沈沈翼翼分職庀事各有攸處既成王公徙利州路轉運判官書來屬予為記鄧公又繼以請明年正月朝奉大夫王公序來知州事則又以請予發書歎曰俗壞久矣上下相戾後先相傾者天下皆是也

今彭之士大夫與王公鄧公謀同心協若出一人固已異矣後王公事不出已而不忌其成不掩其能惟懼後之無傳可不謂賢哉使士之貢於朝而仕者揆時之宜從人之欲以舉萬事如王公鄧公視人之善若已有之如後王公則利澤被元元勲業垂竹帛將孰禦焉士尚知所勉哉四年五月丁未朝散郎主管台州崇道觀陸某記

撫州廣壽禪院經藏記

淳熙己亥冬十二月予使江西治在撫州其東是為廣壽禪院每出輒過焉僧守璞方為輪藏予之始至也巋屹立十餘柱其上未瓦其下未甃其旁未垣經未函藏其止山立其作雷動神呵龍負可怖可愕丹堊金碧殆無遺功而守璞儼然燕坐為其徒說出世間法土木梓匠之問不至丈室若未嘗有是役者比明年冬十一月予被命詣行在所璞乃礲石乞予為記予慨然語之曰子棄家為浮屠氏祝髮壞衣徒跣行乞無冠冕軒車府

寺以為尊也無官屬胥吏徒隷以為奉也無鞭笞刀鋸
囹圄桎梏與夫金錢粟帛爵秩禄位以為刑且賞也其
舉事宜若甚難今顧能不動聲氣於期歲之間成此奇
偉壯麗百年累世之迹予切怪士大夫操尊權席利勢
假命令之重耗府庫之積而翫歲愒日事功弗貽又遺
患於後其視子豈不重可愧哉既諾其請又具載語守
璞者以勵吾黨云是月十九日朝請郎提舉江南西路
常平茶鹽公事賜緋魚袋陸某記

成都犀浦國寧觀古楠記

予在成都嘗以事至沈犀過國寧觀有古楠四皆千歲木也枝擾雲漢聲挾風雨根入地不知幾百尺而陰之所庇車且百兩正晝日不穿漏夏五六月暑氣不至凜如九秋成都固多壽木然莫與四楠比者予蓋愛而不能去者彌日有石刻立廡下曰是仙人蘧君手植予歎曰神仙至人手之所觸氣之所呵羸疾者起盲瞶者愈榮茂枯朽而金玉瓦石不難況其親所培植哉久而不

槁不死固宜欲為作詩文會多事不果嘗以語道人遽昌老真叟以為恨予既去蜀三年而昌老以書萬里屬予曰國寧之楠幾伐以營繕郡人力全之僅乃得免懼卒不免也君為我終昔意予發書且歎且喜夫勿翦憩棠恭敬桑梓愛其人及其木自古已然姑以蜀事言之則唐節度使取孔明祠柏一小枝為手板書於圖志今見非詆蔣堂守成都有美政止以築銅壺閣伐江瀆廟一木坐謡言罷亦書國史且王建孟知祥父子專有西

南窮土木之侈沈犀近在國城數十里間而四楠不爲當時所取彼猶有畏而不敢者況今聖主以恭儉化天下有夏禹卑宫室漢文罷露臺之風專閫方面皆重德偉人豈其殘滅千歲遺迹侈大棟宇爲王孟之所難哉意者特出於吏胥梓匠欺罔專恣以自爲功而已使有以吾文告之者讀未終篇禁令下矣然則安可不書淳熙九年六月一日朝奉大夫主管成都府玉局觀山陰陸某記

書巢記

陸子既老且病猶不置讀書名其室曰書巢客有問曰鵲巢於木巢之遠人者燕巢於梁巢之襲人者鳳之巢人瑞之梟之巢人覆之雀不能巢或奪燕巢巢之暴者也鳩不能巢伺鵲育雛而去則居其巢巢之拙者也上古有有巢氏是為未有宫室之巢堯民之病水者上而為巢是為避害之巢前世大山窮谷中有學道之士棲木若巢是為隱居之巢近時飲家者流或登木杪酣醉

叫呼則又為狂士之巢今子幸有屋以居牖戶牆垣猶之比屋也而謂之巢何邪陸子曰子之辭辯矣顧未入吾室吾室之內或栖於櫝或陳於前或枕藉於床俯仰四顧無非書者吾飲食起居疾痛呻吟悲憂憤歎未嘗不與書俱賓客不至妻子不覿而風雨雷雹之變有不知也間有意欲起而亂書圍之如積槁枝或至不得行則輒自笑曰此非吾所謂巢者耶乃引客就觀之客始不能入既入又不能出乃亦大笑曰信乎其似巢也客

去陸子歎曰天下之事聞者不如見者知之為詳見者不如居者知之為盡吾儕未造夫道之堂奥自籓籬之外而妄議之可乎因書以自警淳熙九年九月三日甫里陸某務觀記

景迂先生祠堂記

明州船場新作故侍讀晁公祠成監場事襄陽王君鉛因通判州事丹陽蘇君玭移書某為之記自春徂秋凡十許書請不勌某於公為彌甥方跟蹡學步時已獲拜

公則於今為記誠不當以薄陋辭謹按公諱説之字以道一字伯以父自號景迂生元豐元祐間已為知名士崇寧後坐上書邪等斥不得立朝臨民故連為祠廟莞庫吏其為船場則大觀政和間也寓舍直桃華渡而官寺有亭曰超然公方為世僇人士夫過諸塗噤莫敢語況有拜床下者簿書稍暇則以讀書為樂時時見於文章如汪伯更哀辭祭鄒忠公文皆傳天下亦間與為佛學者延慶明智師遊論著所謂天台教至今其徒以為

重雖然此猶未足言公也公之學深且博矣於易自商瞿下至河南邵先生於書自伏生下至泰山姜先生於詩雜以齊魯韓三家不梏於毛鄭於春秋攷至賈誼董仲舒不膠於啖趙其所引據多先秦古書藏山埋冢之祕卓乎獨立確乎自信雖引天下而與之爭不能奪卒成一家之說與諸儒並傳向非擯斥踈置於荒遠寂寞之地如在船場時則雖公之敏此功未易成也於虖士之棄日豈皆馳騖於富貴功名哉弊精神於事爲之末

謀衣食於涯分之外忽焉不知老之至者多矣登堂而
望公之風采讀記而稽公之學術其亦可自省哉公之
文章本二百卷中原喪亂後其家復集之益以南渡至
殁時所作纔得六十卷而士大夫猶未盡見也郡人能
言公舊事者曰一日部使者來治船事詬責甚峻公從
容對曰船待木乃成木非錢不可致今無錢致木則無
船適宜使者為發愧去觀公平生大節一言折庸人之
驕蓋不足書而郡人所願書故亦不敢略云淳熙十年

九月丁丑朝奉大夫主管成都府玉局觀山陰陸某記

并書

圜覺閣記

淳熙十年某月某日徑山興慶萬壽禪寺西閣落成會是歲某月某日詔賜住持僧寶印御注圜覺經且命某為之序於是道俗咸曰賜經與閣成同時宜牓曰圜覺之閣且刻石以侈盛事於是又咸曰陸某宜為記寶印以衆言來諭某於山陰大澤中某蹴然不敢辭恭惟聖

天子以聰明睿智之資體堯蹈舜深造道妙悟一心於萬法之中既已博極皇墳帝典羲圖魯史之祕而象胥所傳木葉旁行亦莫不究極以大圓覺為我世界悼士之陋多歧私智昧乎大同乃以萬幾之餘親御訓釋凡十二士之所問調御之所說佛陁波羅之所譯宗密之所注裴休之所言皆氷釋縷解於宸筆之下十日並照物無遁形百川東歸海無異味如既望月無有缺減如大寶鏡莫不照了東夷南蠻西戎北狄霜露所墜日月

所照莫不共此大圓覺中魯之逢掖楚之黄冠竺乾之
染衣祝髪平時相與爲矛盾爲氷炭者亦莫不共在此
大圓覺中不偏不欠不迷不謬垂之千萬億世亦莫不
然而寶印以山林枯槁之士名徹九重得以大覺禪師
懐璉入侍仁宗皇帝故事覲清光承聖問受好賜序鉅
典又此閣壯麗首冠一山費至三十萬錢其落成也適
當賜經之時山川動色神龍踴躍於虖盛哉方閣之未
建也東偏有千僧閣紹興中大慧禪師宗杲法門之傑

方任山時衆溢千數故以是名閣然自今觀之雖阿僧祇衆猶為有限量也豈若圓覺之廣大無邊也哉顧某衰且病學問廢落文思局澁而名山盛事本末閎濶非區區筆力所能演述實以為愧懼云淳熙十年十一月十四日朝奉大夫主管成都府玉局觀陸某記

能仁寺捨田記

淳熙十三年三月乙巳承節郎河東薛純一詣紹興府自言生長太平蒙被德澤念亡益縣官不勝慺慺報國

之心願以家所有山陰田千一百畝歲為米千三百石有奇入大能仁禪寺祝兩宮聖壽安撫使龍圖丘公視牒異之問所以然純一曰昔漢卜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且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有財者而輸之如此可滅也今天子垂拱穆清北方讋服歲時奉貢純一弗獲傾貲備軍興一日貴故因像教為兩宮祈年誠愚戇不識法令罪死不宥願言之朝即伏斧鑕不敢悔於是龍圖公嘉其意為上尚書戸部純一乃因寺

之任持僧子昕來告予請撰次本末為記予辭謝不可則語之曰子雖列在勇爵曩嘗舉進士試禮部繼今能益修其業以自致於顯榮則所以報國者豈若是而已雖然是已足以勵風俗助敎化使貪冒者廉怠忽者奮享祿賜而忘報者愧豈不可書也哉田之頃畝賦役及別以錢權其子本以待凶歲則具書於碑陰俾後有攷焉五月十三日記

常州開河記

隋疏大渠自今京口毗陵姑蘇嘉興以抵於臨安初以備巡幸而後世因為漕運大利故得不廢渠貫毗陵城中徐行東注獨南水門受荆溪之水為惠明河釃為二股皆會於金斗門慶厯中太守國子博士李公餘慶始疏顧塘河益引惠明水注之漕渠顧塘地勢在漕渠後故俗又謂之後河崇寧初太守給事中朱公彦復增濬之方是時毗陵多先生長者以善俗進後學為職故儒風蔚然為東南冠及余公中霍公端友皆策名天下士

第一則説者遂歸之後河曰是為東南文明之地鄒忠
公方居鄉士所尊事而化服者忠公避不敢居因以後
河實之而為作記淳熙十四年令太守林公下車逾年
既尊禮其諸老先生延見其秀民所以表厲風俗而激
勸儒學者日夜不敢少怠弦歌之盛殆軼於承平時矣
而或以後河告者亦不廢也後河自崇寧後不治者積
數十年中更兵亂民積瓦礫及治家棄滓故地益堅滓
夏六月林公乃蒐閱卒捐羨金分命其屬治之不淹旬

渠復故道袤若干深若干脩若干乃以書屬予曰願記其事予謂渠之興自為一郡之利不必為士之舉有事者設欵城南衣冠以杜固鑿而頓減則後河成廢與士之舉有司者相為盛衰亦自有理太王遷岐成王都洛皆觀川原咨卜筮其由來蓋尚矣則林公兼取焉顧不可哉士益勉之以毋負公之意公名祖洽字子禮明州鄞人世以經行顯云渠成之歳十二月二日記

渭南文集卷十八

渭南文集卷十九

宋 陸游 撰

明州育王山買田記

紹興元年高皇帝行幸會稽詔明州阿育王山廣利禪寺上仁宗皇帝賜僧懐璉詩頌親札念無以鎮名山慰衆志乃書佛頂光明之墖以賜又申以手詔特許買田贍其徒逾五十年未能奉詔佛照禪師德光以大宗師

自靈隠歸老是山慨然曰僧寺毋輒與民質産令也今特許勿用令髙皇帝恩厚矣其可弗承且昔居靈隠時壽皇聖帝名入禁闥顧問佛法屢賜金錢其敢為他費乃盡以所賜及大臣長者居士修供之物買田歳入穀五千石而遣學者義銛求記於陸某某方備史官其紀髙皇帝遺事職也不敢辭惟兹四明表海大邦自嘉祐紹興兩賜宸翰雲漢之章下飾萬物於是山君波神効珍受職鼉鼉蛟鰐弭伏退聽惡氣毒霧收斂澄廓萬里

之舶五方之賈南金大貝委積市肆不可數知陂防峭堅年穀登稔於虖盛哉令德光又廣上賜蘄兩宮之壽植天下之福無疆惟休時萬時億刻之金石於是爲稱咨爾學者安食其間明已大事傳佛大法報上大恩將必有在不然不耕而食旣飽而嬉厲民以自養豈不甚可愧哉淳熙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朝議大夫尚書禮部郎中兼實録院檢討官陸某記

建寧府尊勝院佛殿記

建寧城東永安尊勝禪院成於唐僖昭閒壞於建炎之末稍葺於紹興之庚申自佛殿始方是時院大壞塗地趣於復立以慰父老心故不暇為支久計未四十年遽復頽圮適懐素者來為其長老乃慨然曰殿大役也舍是弗先吾則不武乃廣其故基北南西東各三尺意氣所感助者四集壞材珍産山積雲委其最巨者石痕村之杉脩百有三十尺圍十有五尺其餘蓋稱是凡費錢三百萬有竒而竹木甎甓黝堊之施者工人役夫之樂

助者不在是數其成之歲月淳熙戊申冬十一月庚子
也越四年紹熙辛亥五月予友人方君伯謨移書為懷
素求文為記予為之言曰世多以浮屠人之舉事詰吾
士大夫以為彼無尺寸之柄為其所甚難而舉輙有成
士大夫受天子爵命挾刑賞予奪以臨其吏民何往不
可而熟視蠹獘往往憚不敢舉舉亦輙敗何邪予謂不
然懷素之來為是院固非有積累明白之効佛殿方壞
而院四壁立令曰食已始或謀明白之食懷素坐裂瓦

折桷腐柱頽垣之間召工人持矩度諆增大其舊計費數百萬未有一錢儲也使在士大夫語未脫口已得狂名有心者疑有言者謗逐而去之久矣浮屠人則不然方且出力為之先後為之輔翼為之禦侮歴十有四年如一日此其所以巋然有所成就非獨其才異於人也以十四年言之不知相之拜者幾人免者幾人將之用者幾人黜者幾人禮樂學校人主所與對越天地作士善俗與夫貨財刑獄足用而弼教藩翰之臣古所謂侯

國者大抵倏去忽來吏不勝紀彼懐素固自若也則其有成曷足怪哉且懐素之為是院不獨致力於佛殿凡所謂堂寢之未備者廊廡之朽敗者皆一新之今老矣無他徙意使不死復十四年或過十四年皆未可知也則是院之葺又可前知邪而士大夫凜凜拘拘擇步而趨居其位不任其事護藏蠹蔔傳以相諉顧得保禄位不蹈刑禍為善自謀其知耻者又不過自引而去爾天下之事竟孰任之於虖是可歎也已懐素三衢人少從

道行禪師游能得其學伯謨名士縣莆陽人六月甲申
中奉大夫提舉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陸某記

紹興府脩學記

八卦有畫三墳有書經之原也典教有官養老有庠學之始也歴世雖遠未之或異不幸自周季以來世衰道微俗流而不返士散而無統亂於揚墨賊於申韓大壞於釋老爛漫橫流不可收拾始有重編絫簡棲以巨輪象龍寓人飾黄金珂璧怪珍之物誘駭愚稚而六經寖

微穹閣傑屋上摩霄漢黝堊髹丹窮極工技其費以億萬計而學校弗治自周衰至五代幾二千歲而後我宋誕受天命崇經立學以為治本十二聖一心罔或怠忽然竊嘗考之方周盛時天子所都旣竝建四代之學而又黨有庠遂有序畿内六鄉鄉有黨百五十六遂遂有鄙如黨之數遂序黨庠蓋互見之則是千里之内為序十有二為庠三百何其盛也今畿内之郡皆僅有一學較於周不及百之二而又不治則為之牧守者得無任

得責邪會稽拱行在所為東諸侯之冠宜有以宣聖化
倡郡國而學未稱給事中括蒼王公信來為是邦政成
令行民物和樂臺榭弗崇陂池弗廣而惟學校是先燕
遊弗親厨傳弗飾而惟養士是急下車未久與殿崇閣
邃宇脩廊講説之堂絃誦之舍以葺以增不曰訖事以
其饔飱未足也則為之售常平之田以其見聞未廣也
則為之求四方之書食有餘積書罕未見然公猶以為
憮曰上丁之禮服器未復古也又為之新冕弁衣裳帶

紳佩舄之屬自邦侯至諸生各以其所宜服爲俎尊彜豆籩簠簋之屬自始奠至受胙各以其所宜用無一不如禮式公適齋心脩容來宿於次質明陟降揖遜進退跽起俯首屏氣如懼弗克禮成士僉曰公以躬行先我我處於鄉弗篤於孝悌忠信出而仕弗勉於廉清正直不獨不可見公仰天俯地其何心見父兄長老其何辭教授陳君自强與諸生以其言來告曰願有紀某老病不獲奉俎豆以從公後喜士之能承公也於是乎書紹

熙二年九月癸酉中奉大夫提舉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陸某記

重修天封寺記

淳熙丙午春予以新定牧入奏行在所館於西湖上曰與物外人遊多為予言淨慈有慧明師者歴抵諸方如汗血駒所至蹴蹋萬馬皆空方是時知其得法而不知其能文後四年予屏居鏡湖上明來訪予談道之餘縱言及文辭卓然儁偉非凡子所及方是時知其能文而

不知其有才明旣從子遊案曰乃曳杖負笠入天台山為天封主人是山也巖嶂嶄絶為天台四萬八千大之冠林麓幽邃擅智者十二道場之勝然地偏道遠遊者旣寡施者益落明居之彌年四方問道之士以天封為歸植福樂施者踵門而至雖却不可於是自佛殿經藏阿羅漢殿鍾經二樓雲堂庫院莫不畢葺敞為大門繚為高垣周為四廡屹為二閣來者以為天宮化成非人力所能也又裒其餘作二庫曰資道曰博利以供僧及

童子紉浣之用彼庸道人曰夜走衢路丐乞聚畜蓋未必能辨此明方為其徒發明大事因縁錢帛穀粟之間不至大室而其所立乃超卓絶人如此豈非一世奇士哉予嘗患今世局於觀人妄謂長於此者必短於彼工於細者必略於大自天封觀之其説豈不淺陋可笑也哉慧明以書來求予文記其寺之廢興因告以予説使併刻之庶幾覽者有所儆焉紹熙三年三月三日中奉大夫提舉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山陰縣開國男食邑

三百戶陸基記

嚴州重修南山報恩光孝寺記

浙江自富春泝而上過七里瀨桐君山山益秀水益清烏龍山崛起千仞鱗甲爪鬣蜿蜒盤踞嚴州在其下有山直州之南與烏龍為賓主烏龍以雄偉南山以秀邃形勢壯而風氣固是為太宗皇帝高宗皇帝受命賜履之邦登高四望則樓觀雉堞騫騰縈帶在鬱葱佳氣中兩山對峙紫翠重複信天下名城也南山報恩光孝禪

寺實為諸刹之冠質於地志及父老之傳唐末有僧結廬於山之麓名廣靈菴慶歴中始斥大之為廣靈寺紹聖中易禪林佛印大師爺祖實為第一代始徙寺於山巔今寺是也崇寧中賜名天寧萬壽紹興中易今名初郡長者江氏為墖七級與寺俱燬於宣和之盜厥後文則來居而寺復法琦來助而墖建及得智廓仲圮而學者雲集廓不期年示滅凡今之營繕崇成者皆玘也如來大士有殿演法會齋有堂安衆有寮棲鍾有樓寢有

室遊有亭浴有泉又以餘力為門為廡為庫為垣為磴路為禦侮力士之像未五六年百役踵興無一弗備郡人童天祐天錫方珍出貲為最鉅老僧智貴傾其衣囊助施為尤難若夫以宿世願力來為外護取郡之積水以終成之者太守殿中侍御史冷公世光也寺之役既成冷公適有歸志遂奉祠以去豈非緣法哉予亦嘗來為守廓及玘皆予所勸請則於是山不為無夙昔緣故玘來求予為記予行天下多矣覽觀山川形勝考千載

之遺迹未嘗不慨然也晚至是邦觀烏龍似赤甲白鹽南山似錦屏一水貫其間紆餘澄澈似渭水而南山崇墉廣殿層軒脩廊山光川靄鍾鳴鯨吼遊者動心過者駭目又甚似漢嘉之凌雲蓋兼天下之異境而有之騷人墨客將有徙倚太息援筆而賦之者予未死尚庶幾見之紹熙四年二月庚申記

會稽縣重建社壇記

古者侯國地之别三爵之等五皆有宗廟社稷秦黜封

建置郡守縣令於是古之命祀惟社稷尚存陵夷千餘載士不知學古吏不知習禮其祀社稷徒以法令從事䉾封壇壝服器牲幣一切苟且取便於事無所考法宋興文物寖盛自朝廷達於下州蕞邑社稷之祀畧皆復古不幸中更金人之骫兵氛南被吳楚中興七十年郡縣之吏往往惟餉軍弭盜簿書訟獄為急及吏以期告漫應曰如令至期又或移疾弗至雖朝廷所班令式或未嘗一視况三代之舊典禮乎會稽之為邑實奉陵寢

且在安撫使提點刑獄提舉常平治所有將迎造構之役有符檄期會之煩敕使内家及宗室近屬一歲屢至亭傳道路舟車徒役一有不供責在會稽者十居七八故令於祀事尤不身親稽祀典所祀之神曰社曰稷曰風師曰雨師曰雷神凡五壇皆茀不治祀則芟舍以為次凡祀之費一出於吏雨則寓於吳越王祠之門承議郎四明王君時會之來為令始至周視壇所喟然歎曰幸為政於此得有人民社稷事孰大於是者迺即其地為

垣八十丈築屋四楹有門以時其啓閉有庫以儲其器物用宋之𣝣豐之枌楡故事埶松五十又稽合制度豪秸莞席幣篚樽俎豆籩簠簋勺冪莫不如式粢盛酒醴牲牢莫不共給獻有次祝有位齊有禁省饌食爵奠幣飲福望燎望瘞有儀祝事各以其曰王君祗敬齊栗與其僚從事禮成而退無違者會稽歲比不登及是雨暘時若歲以大豐民歌於途農抃於埜皆曰吾令致力於神神實饗畣五其可忘於是父老子弟相與告予請記

其事予曰為政之道無他知先後緩急之序而已王君設施知所先急如此雖欲不治得乎雖然是皆朝廷以班郡縣者王君特能舉之爾後來者顧獨不能邪故予詳記始末所以告無窮也慶元二年五月二十日中大夫提舉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山陰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陸某記

廣德軍放生池記

古者臣之愛其君何其至也其禱祈之辭曰受天百祿

曰子孫千億曰如南山之壽一話言一飲食未嘗忘君
然不聞有以羽毛鱗介之族祈其君之福者蓋先王盛
時山澤有虞川林有衡漁獵有時數罟有禁洋洋乎浩
浩乎物各遂其生養之宜所謂漉陂竭澤者蓋無有也
所謂相呴以溼相濡以沫者蓋未見也至於後世德化
弗行厲禁弗施廣殺厚味暴殄天物放而不知止舍未
耜而事網罟者曰以盈衆於是有以放生名池用祝壽
祺者而唐顏真卿之石刻始傳於世宋興十三聖相繼

以深仁盛德極髙蟠厚鳥獸魚鼈咸若矣而四方郡國猶相與築陂儲水修放生故事所以廣聖澤之餘有不敢忽者惟廣德軍舊以郡圃後池為之地隘水泉淺涸不與事稱承議郎曽侯㮚以慶元二年來領郡事顧而太息會以事至子城西稍南得亘溪者延袤百步泓渟澄澈蒲柳列植藻荇縈帶水光天影澄摩上下為一郡絶景侯因其故而加治焉築屋於其㑹名曰溪堂民不勞財不費煥然告成重明即率僚吏放鱗介千計望行

在拜手稽首禮成而退父老童稚縱觀興歎以為廣德
為郡以來逾二百年所未之有侯移書笠澤陸某俾為
記其復之曰侯奉天子詔來為守於此一賦役非其時
一訟獄非其請窮僻下里匹夫匹婦有一愁歎侯之責
也能不負此責然後足以對揚天子休命而致歸美報
上之意放生之舉蓋賢守善其職之一事爾豈特是而
止哉期年政成將屢書之中大夫提舉建寧府武夷山
冲佑觀山陰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陸某記

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副都統廳壁記

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副都統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淄川夏侯君書來諗予於山陰澤中曰五軍有都統為一軍大將内以屏衛行在外以控扼梁楚隱然一長城也又置副都統一員以佐其長智勇相資寛猛相濟有事則或居或行更出迭歸無事則同籌共畫於帳中而制敵於千里之外其任可謂重矣而副都統自設官以來今三十有八年歴官十人再至者一人未有壁記後

將無所攷質子為我書而刻其姓名可乎予與夏侯君南北異鄉東西異班出處壯老異致然每見其撫劍抵掌談中原形勢兵法奇正未嘗不太息恨不與之周旋於軍旅間也君亦謂予非齪齪老書生以凡事予甚敬則今日之請尚何辭然今天子神聖文武承十二聖之傳方且拓定河洛規恢燕趙以卒高皇帝之武功則宿師江淮蓋非久計夏侯君亦且與諸將移屯玉關之西天山之北矣予雖老尚庶幾見之慶元四年正月甲子

陸某記

法雲寺觀音殿記

浙東之郡會稽為大出會稽城西門循漕渠行八里有佛刹曰法雲禪寺寺居錢塘會稽之衝凡東之士大夫仕於朝與調官者試於禮部者莫不由寺而西錢往迎來常相屬也富商大賈捩柂挂席夾以大艫明珠大貝翠羽瑟瑟之寶重載而往者無虚日也又其地在鏡湖下灌溉滀泄最先一邦富比封君者家相望也故多施

者寺易以興然建炎庚戌兵燹之既亦以近官道首燹於火一瓦不遺主僧曰道亨為一方所信度弟子三十二人慨然自任以興復之事未成者十七而没其後有自修者始為三門法堂經藏等子適得華嚴船若涅槃寶積數百卷以施之草創未畢而修謝去自是寺以不得人又燹木剪竹伐鐘鼓不鳴白衣攘居之屠牛敓豕莫敢孰何初先楚公為尚書左丞請於朝以證慈及法雲為功德院歲度僧一人三年間證慈得其二法雲得

其一故太傅與楚公祠堂肖像具存予自蜀歸始言於
府請逐白衣而命契彛者主之彛與亨俱東陽人人固
已喜而彛又有器局才智居之且二十年創佛殿及像
設費甚厚談笑而成重建三門翼以兩廡巍然大剎矣
彛沒予以告府牧尚書葉公以其弟子道澤繼之澤少
年志節清苦言議英發人皆畏其嚴而服其公於是予
以大屋四楹施以為觀音大士殿雖然尚未易成也澤
即日走四方謀之三年遂建殿殿之雄麗冠於一剎予

又施以禪月所畫十六大阿羅漢像龕於兩壁觀者起敬施者踵至自火於庚戌及今庚申實七十載殆若有數然卒成之者繄奡與澤父子積勤不懈之力也予嘗謂事物廢興數固不可逃而人謀常參焉予遊四方凡通都大邑以至遐陬夷裔十家之聚必有佛刹往往歷數百千歲雖或盛或衰要皆不廢而當時朝市城郭邑里官寺多已化為飛埃鞠為茂草過者吊古興懐於狐嘷鬼嘯之區而佛刹自若也豈獨因果報應之説足以

動人而出其財力亦其徒堅忍强毅不以豐凶難易變其心子又有孫孫又有子必於成而後已彼之不廢固宜予因槩與澤之事而有感焉併載其說士大夫過而税駕者讀之其亦有感也夫慶元五年秋七月庚午記

會稽縣新建華嚴院記

會稽五雲鄉有山曰黄琢山之麓原野曠水泉洌罔巒抱負㟧嶂森立而地弟不治者不知幾何年或謂古嘗立精舍以待天衣雲門遊僧之至者有石刻具其事其

後寺廢石亡獨趣趺猶在父老類能言之慶元三年有信士馬君正卿閘而大息乃與其弟崧以事親收收族之餘貲買地築屋擇僧守之凡僧若士民之道出於此者皆得就憩猶以為未廣也則為堂殿門廡倉廥庖湢凡僧居之宜有者悉備而殖產使足以贍足其徒猶懼其不能久也告於府牧丞相葛公以華嚴院額徒置焉可謂盡矣而其意猶未已也曰年運而往或者欺有司而寓其孥則院廢矣家世隆替不可常萬分一有子孫

以貧故規院之產侵院之事則僧散矣於是因其同學於佛者朝奉郎致仕曾君迅叔遲來請予文刻之石庶來者知此院經理之艱勤則不忍寓其孥子孫知乃祖乃父志願之堅確則不忍規其產侵其事設若有之而至於有司則賢守善令必有以處此雖至於數百千歲此院猶不廢也予報之曰僧居之廢興儒者或謂非吾所當與是不然韓退之著書至欲火其書廬其居杜牧之記南亭盛贊會昌之毀寺可謂勇矣然二公者卒亦

不能守其說彼浮圖突兀三百尺退之固喜其成而老僧挈衲無歸寺竹殘伐敉之亦賦而悲之彼二公非欲納交於釋氏也顧樂成而惡廢亦人之常心耳則君之志叔遲之請與予之記之也皆可以無愧矣慶元五年八月甲子中大夫致仕山陰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陸某撰并書丹

渭南文集卷十九

渭南文集卷二十

宋 陸游 撰

居田記

陸子治室於所居堂之北其南北二十有八尺東西十有七尺東西北皆為窗窗皆設簾障視晦明寒燠為舒卷啓閉之節南為大門西南為小門冬則析堂與室為二而通其小門以為奥室夏則合為一室而闢大門以

受涼風歲莫必易腐瓦補罅隙以避霜露之氣朝晡食飲豐約惟其力少飽則止不必盡器休息取調節氣血不必成寐讀書取暢適性靈不必終卷衣加損視氣候或一日屢變行不過數十步意倦則止雖有所期處亦不復問客至或見或不能見間與人論説古事或共盃酒倦則亟捨而起四方書疏畧不復遣有來者或亟報或守累日不能報皆適逢其會無貴賤疎戚之間足跡不至城市者率累年少不治生事舊食奉祠之禄以自

給秩滿因不復敢請縮衣節食而已又二年遂請老法當得分司禄亦置不復言舍後及旁皆有隙地蒔花百餘本當敷榮時或至其下尚年坐起亦或零落已盡終不一往有疾亦不汲汲近藥石久多自平家世無年自曾大父以降三世皆不越一甲子今獨幸及七十有六耳目手足未廢可謂過其分矣然自計平昔於方外養生之説初無所聞意者日用亦或黙與養生者合故悉書之將質於山林有道之士云慶元六年八月一日山

陰陸其務觀記

邵武縣興造記

大平興國五年詔即建州邵武縣置邵武軍而縣爲屬其治在軍之東建炎三年盜起閩縣邵武亦被兵焚官寺民廬畧盡紹興十年作譙門十六年作守丞治所於是學宫軍壘囹圄倉廥以次皆復其舊獨縣故地廢爲教場而縣寓尉廨至二十一年知縣事龔遂始復縣治未及成安撫使用兵官王存之請即日撤除滌地皆盡

而縣徙寓武陽驛乾道六年縣事事尤昂始作縣門它
猶未暇及慶元四年宣義郎史君定之來為縣始至而
歎曰縣古子男國也因時之治忽政之善否以為盛衰
自建炎已酉訖今歲在戊午凡七十年自高宗皇帝至
今天子歷四聖寛賦薄征休養元元歲且屢豐公饒私
餘生齒繁滋考之九域圖郡户八萬七千九百有奇今
增五萬四千二百有奇為户十四萬二千一百有奇可
謂盛矣而邵武一邑獨當户五萬六千四百有奇為郡

境十之四則吾邑顧不又慼哉而反寓其治於傳舍詔勑法令圖志符檄䕶藏不嚴棲列無所决訟問囚延見丞佐與賔客之來者其地皆褊迫庳陋仰漏旁穿非所以宣布德澤示民以上下之分也念非所先始置弗議比為政期年家無弗伸之宼庭無弗直之訟善無濫刑惡無佚罸太守趙侯不謭知君為深君所設施郡未嘗以勢撓焉以故君之政成民之俗變有所為輙共成之於是始有意於新縣治矣㑹得吏盡與用度之餘為錢

百餘萬自五年七月甲午鳩工至十月己巳落成出令有所燕息有次勞賓有館胥吏徒役咸有寧宇貨布器物各司其局事立令行老稚舞歌視承平舊觀有加焉而木章竹箇瓦甓髹丹悉視時低昂交手界子梓匠杇鏝百工之來者得直皆如私家訖事民不及知吏不得沿以為奸非君之才有餘顧能若是哉堂之名有九曰晝簾曰無私曰近民曰仁平曰居敬樓曰瞻雲軒曰讀書曰如水亭曰海棠其扁牓多君自書有筆法其命名

之意即其地可知故不詳著君蓋故丞相太師魏公之孫子魏公客也故君與趙侯皆以記縣之興造為請予受知魏公時甫壯歲爾俯仰四十餘年同時賓客凋喪畧盡而予偶獨後死見君以才稱於世且猶能秉筆有所紀述亦可謂幸矣故不復辭慶元六年九月癸酉中大夫謂華文閣致仕陸某記并書

諸暨縣主簿廳記

建炎紹興間予為童子遭中原喪亂渡河沿汴涉淮絕

江間關兵間以歸方是時天子暴衣露蓋櫛風沐雨巡狩四方曾不期月休也大臣崎嶇於山海阻險之地草行露宿不敢告勞宜宜矣況於州牧郡守以降蘧篨一厦以治其事者相望又況降而為縣令丞簿者哉及王室中興內外麤定然郡縣吏寓其治於郵亭民廬僧道士舍者尚比比皆是積累六七十年四望相授天下日益無事兵寢歲登用度饒餘然後皆得稍復承平之舊至於縣則有迨今茍且因循者主簿在縣官中卑於令

丞而冷於尉非甚有才則其舉事為尤難若諸曁主簿丁君宗者可謂才矣君海陵人也今居吳世有顯人為吏精察而平恕學工文辭而不忽簿書期會之事嘗兼攝丞久之得添給不取一錢皆用以新主簿之廨諸曁舊無丞元豐間置丞徙主簿以居之而主簿更得廨乃故鹽廥藉溼支傾殆不可居然閱百二十年為主簿者凡幾人至君乃更新之不亟不徐不侈不陋不費於公不斂於民竹箇木章瓦甓丹堊不䖵不苦窳不漫漶堂

後舊有池自君來比二歲產異蓮駢蔕邑人讙傳以為君且通貴之祥相與名其池上之亭曰雙蓮君故不喜怪而邑人之意如此亦足知其得民也君與予之子子虡遊乃因子虡請記歲月予不得辭也昔我藝祖肇造區夏當乾德六年二月癸亥嘗詔郡縣吏代歸者皆上其官舍𢿱壞或興葺之數於有司以為殿最於虖祖宗明詔具在汗簡而近世乃有相戒以為非急務且徒速謗者獨安取此哉予嘗備太史牛馬走獲窺金匱石室

之藏故敢併記之以曉他在仕者嘉泰元年十月二十七日中大夫直華文閣山陰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致仕陸某記

婺州稽古閣記

大觀二年九月乙丑天子旣大興學校舉經行之士於是詔天下州學經史閣皆賜名稽古婺州稽古閣者本以閣之下為講堂而閣用大觀詔書易名紹興中學燬於火及再建講堂雖復其故不暇為閣至嘉泰元年太

守丁公逢乃即講堂後得舊直舍地以為閣而請於今參知政事許公大書其顔公書宏偉有漢法於是閣一日而傳天下丁公既代去曽公㮚來為郡閣之役尚未既也於是窗戶闌楯瓦甓髹丹粲然皆備又為兩廡達於講堂高廣壯麗無遺力南山在其上雙谿繚其下煙雲百變朝莫獻狀閣之後有仰高堂舊祠資政宗公澤尚書梅公執禮中書舍人潘公良貴三公皆郡人有忠義大節而祠庫陋且弗葺曽公徹而大之始奕奕與閣

稱曾公以邦人之請及州學教授潘君夢得所叙移書史官山陰陸某願記其始末時方修孝宗光宗兩朝實録業大事叢而奏篇有程久乃能如曾公之請夫堯舜禹臯陶書紀其事雖不同然未嘗不同者稽古也稽古必以書前乎堯舜之書其易之始畫與典墳乎易之畫幸在至今而三墳五典自楚倚相以後不聞有能盡讀者世所共歎也雖然今讀易不能知伏羲之心讀典謨不能知堯舜禹臯陶之心雖典墳盡在亦何益於稽古

故予以為士能玩易之畫與身新見處羲等反覆盡心於典謨與身親見堯舜禹皋陶等能親見聖人而不能佐其君與聖人之治理豈有是哉士之放逸惰偷不力於學者固所不論學而不親見聖人猶未學也親見不疑而不用於天下則有命焉進則不負所學退則安吾命而無慍期可仰稱大觀詔書與賢守復閣之意矣士尚免之嘉泰二年閏月二十五日中大夫直華文閣提舉佑神觀兼實録用修撰兼同修國史陸某謹記

智者寺興造記

婺州金華山智者廣福禪寺浮圖氏所謂梁樓約法師道場國朝開寶九年始為禪寺自淨悟禪師全肯傳三十七代二百餘年至慶元之五年而仲玘實來方是時事纇不舉地茀不糞棟橈柱腐垣斷甃缺若不可復為者玘植杖而四顧曰智者之為寺天造地設者至矣而人事不能充焉故寖壞至於此天其使我興此地歟乃諏諸為地理學者則其言與玘畧合蓋寺在金華山之

麓峰嶂屹立林岫間出日月映蔽風雲吞吐而前之形勢無以當之如王公大人南嚮坐帷幄中宜其前有列昂大牲之養盛禮備樂之奉賓客進趨擯相襜翼將吏武士執檛孰何然後為稱今乃巍然獨坐而侍衛者皆奔趍而去則其威重無乃少損乎於是始議鑿大池瀦水於門梁其上通大路而增門之址高於故三之二異時所謂奔趍而去者皆肅然就列恪然執事則王公大人之尊於是始全則其施置建立號令賞罰亦何可少

訾邪方議之初或謂門有大木數十必盡去乃可興池役而木所從來久以是未決忽一夕大風木盡拔若有鬼神相其役者其亦異矣玘之來百役皆作修廊傑閣虛堂廣殿至於棲衆養老之室庖湢斧庾之所繚為垣墻引為道路莫不美於觀而便於事後雖有能者無以加焉玘有道行為其徒所宗而才智器局又卓然不凡如此故薦紳多喜道之予又與有夙昔且嘗記其嚴州南山興造之盛故玘今又從予求作智者興造記而予

友人寧遠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姜公邦傑復以手書助之請未及屬稿而邦傑殁予尤感焉雖耄不敢詞也今兹之役池為大故書之特詳嘉泰三年十月二十九日記

常州犇牛閘記

岷山導江行數千里至廣陵丹陽之間是為南北之衝皆疏河以通餫餉北為瓜州閘入淮汴以至河洛南為京口閘歷吳中以達浙江而京口之東有呂城閘猶在

丹陽境中又東有犇牛閘則隸常州武進縣以地勢言之自廢為𨻶河時是三閘已具矣蓋無之則水不能節水不節則朝溢莫涸安在其為𨻶也蘇翰林嘗過犇牛六月無水有仰視古堰之歎則水之苦涸固久地志槩述本末而不能詳也今知軍州事趙侯善防字若川以諸王孫來為郡未滿歲政事為畿内最考古以驗今約已以便人裕民以東吏不以難止不以毀疑不以費懼於是郡之人僉以閘為請侯慨然是其言會知武進縣

丘君壽雋來白事所陳利病益明侯既以告於轉運使且亟以其役專界之丘君於是凡閘前後左右受水之地悉伐石於小河元山為無窮計舊用木者皆易去之凡用工二萬二千石二千六百錢以緡計者八千米以斛計者五百皆有奇又為屋以覆閘皆宏傑牢堅自鳩材至訖役閱三時其成之日蓋嘉泰三年八月乙巳也明年正月丁卯侯移書來請記予謂方朝廷在故都時實仰東南財賦而吳中又為東南根柢語曰蘇常熟天

下足故此閘尤為國用所仰遲速豐耗天下休戚在焉自天子駐蹕臨安牧貢戎贄四方之賦輸與郵置往來軍旅征戍商賈貿遷者途出於此居天下十六七其所繫豈不愈重哉雖然猶未盡見也今天子憂勤恭儉以撫四海德教洋溢如祖宗時齊魯燕晉秦雍之地且盡歸版圖則龍舟仗衛復沂淮汴以還故都百司庶府熊羆貔虎之師翼衛以從戈旗蔽天舳艫相銜然後知此閘之功與趙侯為國長慮遠圖之意不特為一時便利

而已侯吾甥也請至四五不巻故不以衰耄辭三月丙

子太中大夫充寶謨閣待制致任山陰縣開國子食邑

五百户賜紫金魚袋陸某記

盱眙軍翠屏堂記

國家故都汴時東出通津門舟行歷宋亳宿泗兩隄列

植榆柳槐楸所在爲城邑行千有一百里汴流始合淮

以入於海南舟必自盱眙絕淮乃能入汴北舟亦自是

入楚之洪澤以達大江則盱眙實梁宋吳楚之衝爲天

下重地尚矣粤自高皇帝受命中興駐蹕臨安歲受朝聘始詔盱眙進郡除館治道以為迎勞宿餞之地而王人持尺一牘懐柔殊鄰者亦皆取道於此是是地望益重城郭益繕治選任牧守重於曩歲及吴興施侯之來為知軍事也政成俗阜相地南山得異境焉前望龜山下臨長淮髙明平曠一目千里草木蔽虧鳬雁翔泳蓋可坐而數也乃築傑屋衡為四楹縱為七架前為陳樂之所後有更衣之地而傍又有麗牲繫觧與夫吏士吏

休之區翼室修廊以陪以擁斲削髹丹皆極工緻最二十有六間而堂成旣取米禮部芾之詩名之曰翠屏且疏其面勢於簡繪其棟宇於素走騎抵山陰澤中請記於予侯與予故相好也予聞方國家承平時其邊郡遊觀有雅歌之堂萬柳之亭以地勝名天下雖區脫間猶能詠歎以為盛事然嘗至其地者皆謂不可與淮水南山為比翠屏之盛又非雅歌萬柳可及則亦宜有雄文傑作以素出之而予之文不足稱也雖强承命終以負

娩侯名宿字武子於是為朝散郎直祕閣開禧元年春正月癸酉記

上天竺復菴記

嘉泰二年上天竺廣慧法師築退居於寺門橋南名之曰復菴後負白雲峰前直獅子乳竇二峰帶以清溪環以美箭嘉木凡屋七十餘間寢有室講有堂中則為殿以奉西方像設殿前闢大池兩序列館以處四方學者炊爨湢浴皆有其所床敷巾鉢雲布鱗次又以為傳授

講習梵唄之勤宜有遊息之地以休其暇曰則又作園亭流泉以與學者共之既成命其弟子了懐走山陰鏡湖上從予求文以記歳月予告之曰進而忘退行而忘居知趨前而昧於顧後者士大夫之通患也故朝廷於士之告歸毎優禮之而又命有司察其有不知止者以厲名節而厚風俗士猶有不能決然退者又况物外道人初不践是非毁譽之途名山大衆以説法爲職業愈老而愈尊愈久而人愈歸之雖一坐數十夏何不可者

如法師道遇三朝名蓋萬衲自紹熈至嘉泰十餘年間詔書襃録如日麗天學者歸仰如泉赴壑非有議其後者而法師慨然為退居之舉傾竭槖裝無所顧惜雖然以予觀之師非獨視天竺之衆不啻𡚁屣加以歲年功成行著遂為西方之歸則復菴又一弊屣也死生去來無常予老甚矣安知不先在寳池中俟師之歸語令曰作記事相與一笑乎開禧元年三月三日記

東籬記

放翁告歸之三年闢舍東苐地南北七十五尺東西或十有八尺而贏或十有三尺而縮揷竹為籬如其地之數甃五石瓮潴泉為池植千葉白芙蕖又雜植木之品若干草之品若干名之曰東籬放翁日婆娑其間掇其香以嗅擷其穎以玩朝而灌莫而鉏凡一甲拆一敷榮童子皆來報惟謹放翁於是考本草以見其性質探離騷以得其族類本之詩爾雅及毛氏郭氏之傳以觀其比興窮其訓詁又下而博取漢魏晉唐以來一篇一詠

無遺者反覆研究古今體制之變革間亦吟諷為長謡短章楚調唐律訓畣風月烟雨之態度蓋非獨娛身日遣暇日而已昔老子著書末章自小國寡民至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其意深矣使老子而得一邑一聚蓋真足以致此於虖吾之東籬又小國寡民之細者歟開禧元年四月乙卯記

嚴州釣臺買田記

嘉泰四年詔以嚴州久不治命朝散郎直祕閣浙西路安撫司參議孫公叔豹為知州事公至數月州以大治闌獄無淹繫庭無滯訟幙府閑暇符檄簡少榜笞之聲不聞於屏外向之逋賦佚罰皆以時舉倉有餘粟府有餘帛公天資近道不樂燕遊歌舞優戲之奉又不喜以土木無益之事勞其民治事少休則宴坐別室自夜至旦盥靧而出終歲如一日獨念初赴郡過七里瀨漢嚴先生釣臺下讀唐興元中崔儒釣臺記以為上有平田

百畝足以力耕下臨清流足以垂釣今投釣之地具在
而田則亡有乃以屬縣令訪之則田亦具在旁有流泉
雖大旱不竭可給灌漑而或者輒有之公乃遺語以當
歸田直而取田以為先生歲時祭享之奉其人難之公
難曰光武欲與先生共天下而先生不屑也千有餘歲
後吾乃欲必取百畝之田以奉祀事乎且吾教化未孚
而遽望人以輟耕遜畔難矣因置不問會有沒官田又
從傍買民田足百畝除其泛科斂以畀浮屠之奉祠者

又即祠之右創爲佛院樓鐘於樓匱經於室僧廬客館
畧皆有所度歲入可以食其徒七人而樵汲之役又在
其外則先生之祠可以永世不廢乃礱美石請記於予
予曰嚴名城也自大駕巡幸臨安以朝士出守者與夫
入對行殿被臨遣而來者大抵多取道於富春入謁祠
下有高山仰止之歎而恨祠屋弊壞椒桂不以時薦往
往咨嗟躊躕久而後去及其下車則日困於簿書米鹽
將迎燕勞之事忽焉忘前日之言寒暑再更復上車去

則又過祠下負初心戴媿面而去者袂相屬也聞孫公之舉得無少自咎哉予二十年前蓋嘗來為此邦亦自咎者之一也故喜道孫公之舉且以勵來者云開禧元年十二月辛未太中大夫寶謨閣待制致仕山陰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賜紫金魚袋陸某記

渭南文集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渭南文集卷二十一至二十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錄監生臣楊世梓

渭南文集卷二十一

宋 陸游 撰

仁和縣重修先聖廟記

聖人之道位天地育萬物可謂大矣然常寓之於宮室祭祀器服度數之間非如後世佛老子廢禮棄樂掃除名分務為玄默寂滅浩然不可致詰也夫子生於周故其尊以為師者文王周公也使夫子生於今有不奉孔

子顔子孟子以為先聖先師者乎則今之即學校以春秋舍奠於先聖先師者非獨甲令也方先朝學校盛時縣有學與郡等後以海内多事縣學往往廢壞而所以奉先聖先師者亦苟而已知臨安府仁和縣事謝君庭玉獨慨然以為急務重責寢食不敢安捐已之公租錢二十萬以經始會得廢寺當没官錢以佐其費又取吏舍以益其址自開禧元年十二月至二年正月廟乃告成最其費為錢五十萬吾夫子被衮服冕巍然當坐既

悉如舊制配享從祀亦皆就列出入有門陟降有階設燎有庭三獻及受胙瘞幣皆有位儲峙祭器則又有庫是歲二月上丁將有事於廟吏言異時惟丞以下執事令以劇率不行謝君曰豈有是哉於是告於府肅恭齋明以時訖事且來告請記其始末天子中興大業講太平典禮方自學校始學校之設方自兩赤縣始則茲廟又學校之權輿也其可闕書三年正月戊寅太中大夫寶謨閣待制致仕渭南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賜紫

金魚袋陸其記

湖州常照院記

昔在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龍興河朔克濟大業祀宋配天三十有六年涵養生齒其數無量遺弓故劔羣臣皆當追慕號泣思所以報在天之靈至千萬世無怠無斁而況山林外臣以道藝供奉仗內嘗被異禮厚賜者乎鎮江府延慶寺僧梵隆以異材贍學高操絶藝自結上知不由先容得對內殿

先是隆師固已結廬於湖州菁山號無住精舍一時名士如葉左丞夢得葛待制勝仲汪内翰藻陳參政與義皆為賦詩勒銘傳於天下矣至是詔賜菴居於萬松嶺金地山江濤湖光映帶几席壽藤老木夭蔚天矯隆師方力辭願歸故巢既至悅其地且侈上賜幡然願留久之示化上為悵然不懌賜金歸葬故山及孝宗皇帝嗣位又命創常照院於無住故址以隆師弟子上首至叶嗣其事賜田以贍其徒又命充丁亥丁未本命道場以

祈兩殿之福高宗皇帝御德壽宫賜御書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八字以示名院本指且賜天申金剛無量壽閣扁牓及紫檀刻佛號如來閣牓悉御書也又一再賜萬幾暇日所臨晉王羲之帖二十二紙唐陸柬之蘭亭詩一卷及米芾史略帖一卷題團扇二柄又賜白金助建立於是院悉崇成有釋迦文殊普賢十六阿羅漢殿左則觀音大士道場右則法輪藏室食息有堂鐘經有樓熏浴炊爨儲積各有其所揵椎鼓鐘器亦備足至於遊

息臨眺種蓺疏鑿莫不極思致區處之妙而西巖尤為勝絶曠快之地叶師以老疾請罷院事屏居西巖今皇帝詔從之且命改院為禪院專以仰薦高宗神遊世擇其徒有道行者嗣住持事而本澄首被是選寶嘉泰四年甲子歲之四月也叶師乃來告曰願有述焉某實紹興朝士歷事四朝三備史官名列策府諸儒之右則與隆師及其子孫雖道俗迹異而被遇則同今叶澄父子晨香夜燈梵唄禪定雖世外枯槁亦有以伸其圖報萬

一之意其則不然飽食而安居日復一日飾巾待終而已視叶澄豈不有媿哉故遂秉筆而不敢辭上以紀三朝眷遇山林學道者之盛德下以識其媿云開禧三年二月壬子謹記

法慈懺殿記

東出慶元府五十里曰小溪有僧舍曰法慈院院創於唐咸通中舊號鳳山院歷五季至宋興院常不廢治平二年始賜今名雖世以院僧主之然其徒多出遊四方

學經論問祖師第一義或終其身不歸淳熙十四年老宿及後來者始議作懺殿而如戒等十輩願盡力營之久而不成十人或死或緣不偶獨如戒智玻行慈誓不怠廢必遂其始願行乞勞苦積細微以成高大於是掩者墻立助者麕至聞者興歎見者起敬木章竹箇山積雲委伐石於山陶甓於竈丹漆黝堊致於四方以紹熙壬子三月癸酉始土工明年八月庚申始匠事十一月土木皆告成南北八丈六尺東西五丈八尺而棟之高

四丈一尺耽耽奕奕窮極藝巧雖慶元多名山巨刹然懺堂之盛未有加法慈者奉釋迦於中而左則彌勒右則無量壽又以天地鬼神之像陪擁四旁於虖亦盛矣院僧因餘姚普明院僧則華求予為記則華嘗遊蜀予識之於成都今三十餘年以故舊不忍拒也乃為之書而刻施者姓名於碑陰云

東陽陳君義莊記

東陽進士陳君德高因吾友人呂君友德來告曰德高

不幸早失先人舉進士又輒斥念昔先人進德高輩於學蓋將使之事君使之字民以廣我先人之志今雖自力而不合於有司之繩尺如其遂負所期望付託生何面以奉祭享死何辭以見吾親於地下不獲施於仕進為時雨為豐年矣獨不可退而施於宗族乎於是欲為義莊略用范文正公之矩度而稍增損之以適時變敢求文於執事者且載其凡於碑陰予復之曰美哉吾子之志也人之情於其宗族遠則疏之彌遠則益疏而至

於忘之葢以身為親疎而不以先人為親疎也視兄之子或不若已之子已之子與兄之子自吾父視之有異乎能以父之心為心則已之子與兄之子且不知其同異矣推而上之大父之孫為從父兄弟曾大父之曾孫為從祖兄弟又推而上之至於無服雖天下長者不能無親疎之殺矣於虖制服不得不若是也若推上世之心愛其子孫欲使之衣食給足婚嫁以時欲使之為士而不欲使之流為工商降為皂隸去為浮圖老子之徒

則一也死而有知豈以遠而忘之哉義莊之設蓋基於是然舉天下言之能為是者有幾非以為不美而不為也力不足也若陳君者自其先人勤勞節約以致饒餘而陳君不敢私有之其地在縢頭昭福寺之傍初期以千畝今及十之七而吾地在縢頭者止此比鄰感其義皆欲期年間貿易以成之又植桑畜牛築陂以豐衣食之源其詳見碑陰又有最當慮者吾子之心則盡矣後人或貪而專利或嗇而吝出或侈而廣費或狹長挾仕

挾有力之助而敗約非有司者別白之則莊且壞不支府牧邑長丞掾曹吏及鄉之卿大夫先生處士其必綱維主張之使久而如一日陳氏布衣也其貲產非能絕出一鄉之上而義倡於鄉如此吾徒仕於朝於四方雖未必皆厚祿然聞陳氏之風而不知媿且慕者豈人情也哉於是併書以遺焉君之先君子蓋諱士澄字彥清云開禧三年七月辛丑記

盧帥田侯生祠記

開禧二年八月詔以開封田侯琳為淮南西路安撫使兼知廬州節制淮西軍馬時虜方入塞侯既受命謂廬州為淮西根本而古城又為州之襟要堅守廬州則淮西有太山之安修復古城則廬州有金城湯池之固異時議者知守南城而已古城不復繕治一日有警如有太阿之利而不持鐏柄七尺之軀而授人腰領幾何其不敗也古城雖不甓而其實峭堅利以禦寇且西北堅城多止用土雖潼關及赫連氏統萬城亦土爾乃躬臨

視之芟夷草棘則城果屹如石壁戈戟皆廢衆始駭服於是增陴浚壕大設樓櫓又有月城亦得地利而畢不可恃則又為築羊馬城厚六尺高倍之且為重塹設鈎橋而月城亦不可復犯矣然自興役至訖事不三閱月將士爭奮民不與知一旦巍然若役鬼神可謂奇偉不世之功矣城甫畢敵果大入道執鄉民問知侯在是相顧曰殊不知乃鐵面將軍也蓋金自王師攻蔡州時已習知侯名未戰氣先奪矣棄城拒守甚力夜遣偏將自

屯所攻其營殺傷數千人萬户死者二人侯聞捷曰是
且伏兵東門夜攻吾水栅以幸一勝乃提親兵隨所向
禦之莫不摧破敵知廬州不可近遂解而趨和州侯又
亟遣親信間道督光州戍將斷橋梁燒賊艦絶其饟道
奪俘敵復取安豐軍又遣萬騎由梁縣援和州會和州
亦堅壁敵窮乃盡遯侯又出兵濠州以戰車敗敵屯兵
戰車久不用侯以意為之果取勝策勲真拜達州刺史
且以車制頒之諸軍侯猶不敢自以為功方益修水門

之備濬河深二丈乃得昔人撒星樁横亘兩城間始知昔固有此舉遂益植新樁而城之其崇五丈有竒樓櫓稱焉將吏士民聚而謀曰侯之所立如此郡人無以報萬一則不可相與築生祠於城中而移書於予請書歳月予以衰疾辭已書復來則侯捐館舍矣請既益堅予亦痛若人之不淑而不獲卒大勲業也故采之僉論以叙其始末昔劉滬城水洛趙立城山陽滬所遇非堅敵立雖死事而不能全其城猶皆廟食載在祀典況如侯

之功光明卓絕如此則祀典之請必有任其事者尚繼書之以垂示後世爲忠義之勸云嘉定元年春二月己巳謹記

吴氏書樓記

天下之事有合於理而可爲者有雖合於理而不可得爲之者士於可爲者不可不力力不足則合朋友鄉閭之力而爲之又不足告於在仕者以卒成之成矣又慮其壞則吾有子子又有孫孫又有子雖數十百世吾之

志猶在也豈不賢哉彼不可得為之者則有命焉有義焉不知命義徒啜啜紛紛奚益故君子不為也然為此者寡也或易之為彼者輒可以得名於流俗故士之為此者寡也吾友南城吳君仲與其弟倫初以淳熙之詔建社倉其詳見於侍講朱公元晦所為記其後又以錢百萬剏為大樓儲書數千卷會友朋教子弟其意甚美於是朱公又為大書書樓二字以揭之樓之下曰讀書堂堂之前又為小閣閣之下曰和豐堂旁復有二小閣

左則象山陸公子靜書其顔曰南𥦗右則艮齋謝公昌國書其顔曰北𥦗堂之後棨木軒則又朱公實書之於㢊亦可謂盛矣蓋吳君末命之士爾為社倉以惠其鄉為書樓以善其家皆其力之所及自是推而上之力可以及一邑一郡一道以至謀謨於朝者皆如吳君自力而不媿則民殷俗嫩兵寢刑厝如唐虞三代可積而至也吳君兄弟為是迨今已十五六年使皆壽考康寧則倉與樓皆當益治鄉之民生業愈給足安樂日趨於壽

富而君之子弟孝悌忠信亦皆足以化民善俗是可坐而俟也然年運而往天人之際有不可常者則又當有以垂訓於無窮予讀唐李衛公文饒平泉山居記有曰鬻平泉者非吾子孫也以平泉一木一石與人者非佳子弟也平泉特燕遊地木石之怪奇者亦奚足道而其言且如此況義倉與書樓乎後之人讀吾記至此將有渙然汗出霰然涕下者雖百世之後常如吳君時有不難者矣嘉定元年五月甲子記

靈祕院營造記

出會稽城西門舟行二十五里曰柯橋靈祕院自紹興中僧海淨大師智性築屋設供以待遊僧名接待院久而寖成始徙廢寺故額名之海淨年九十坐八十三夏而終以其法孫德恭領院事恭少嘗學於四方有器局迨今二十年食不過一簞衣不加一稱而惟衆事是力夕思晝營心揆手畫施者自至魔事不作用能於二十年間或改作或增葺光明偉麗毫髮無憾上承先師遺

志下為子孫基業閎堂傑閣房奥廊序棲鐘之樓櫝經之堂館客之次下至庖廚湢浴無一不備為屋僅百間自門而出直視旁覽道路繩直而原野砥平一逺山在前孤峭奇秀常有煙雲映帶其傍卜地者以為在法百世不廢且將出名僧今院纔一傳其興如此後烏可量哉院之崇成也恭來請記曰先師之墖公實與之銘今院當有記非公誰宜為哉予報之曰予廬於此凡東之會稽四明與西入臨安者風颿日相屬也彼其得志於

仕宦獲利於商賈者寧可計邪有能家世相繼支久不壞如若之為父子者乎有能容衆聚族雍和安樂如若之處兄弟者乎至於度地築室以奢麗相誇斤斧之聲未停丹堊之飾未乾而盛衰之變已遽至矣亦有如若之安居奠處子傳之孫孫又傳之子者乎此無他彼其初與若異也雖曰有天數然人事常參焉人事不盡而諉之數於虖其可哉嘉定元年夏五月庚申記

橋南書院記

吾友西安徐載叔豪雋人也博學善屬文所從皆知名士方其少壯時視功名富貴猶劵内物一第直浼我爾然出遊三十年蹭蹬不偶異時知巳零落且盡家貲本不薄載叔常糞壤視之權衡仰俯算籌衡縱一切不能知惟日夜從事於塵編蠹簡中至食不足不問也中年卜居城中號橋南書院地僻而境勝屋庳而人傑清流美竹秀木芳草可玩而樂者不一而足載叔高卧其中裾不曳刺不書客之來者日益衆行者交跡棄者結轍

訶殿者籠坊陌雖公侯達官之門不能過也名不可妄得客不可强致載叔蓋有以得此於人矣乃者數移書於予請記所謂橋南書院者嗟乎漢梁伯鸞入吴賃舂於皐伯通廡下至今吴有皐橋蓋以伯鸞所寓得名載叔之賢不減伯鸞而橋南乃其居則後世不蕹没決矣尚何待記然載叔之請不可終拒也乃為之書嘉定元年夏六月庚寅山陰陸某務觀記

心遠堂記

大卿朱公以開禧元年築第於昭武城東取陶淵明詩語名其堂曰心遠既成與士大夫落之而以書來告曰子為我記始嘉泰壬戌予蒙恩召為史官朱公丞祕書日相從甚樂公去為御史予領監事閒劇異趣會見甚疏然每與同舍焚香煮茶於圖書鐘鼎之間時時言及公未嘗不相與興懷絶歎也明年國史奏御之明日予乞骸骨而歸俄而公亦自寺卿得請外補不復相聞者累歲比書來予方卧病作而言曰朱公真可人哉士得

時遇主施其才於國退居閭里閒暇之日為多樽俎在前琴奕迭進欣然自得悠然遐想問餽宴樂以修親舊夙昔之好講解誦說以垂後進無窮之訓進退兩得可謂賢矣予獨相望累千里不得持一觴為公壽且慶斯堂之成顧方以為歉今乃得以不腆之文自託於後世亦可謂幸矣夫嘉定元年秋七月甲子記

萬卷樓記

學必本於書一卷之書初視之若甚約也後先相參彼

此相稽本末精粗相為發明其所關涉已不勝其衆矣一編一簡有脫遺失次者非考之於他書則所承誤而不知同字而異詁同辭而異義書有隷古音有楚夏非博極羣書則一卷之書殆不可遽通此學者所以貴夫博也自先秦兩漢訖於唐五代以來更歷大亂書之存者既寡學者於其僅存之中又鹵莽焉以自便其怠惰因循曰吾懼博之溺心也豈不陋哉故善學者通一經而足藏書者雖盈萬卷猶有憾焉而近世淺士乃謂藏

書如鬬草徒以多寡相為勝負何益於學嗚呼審如是說則秦之焚書乃有功於學者矣昭武朱公敬之粹於學而篤於行早自三館為御史為寺卿出典名藩尊所聞行所知亦無負於為儒矣然每悒然自以為歉益務藏書以棲於架藏於櫝為未足又築樓於第中以示尊閣傳後之意而移書屬予記之予聞故時藏書如韓魏公萬籍堂歐陽兖公六一堂司馬温公讀書堂皆實萬卷然未能絶過諸家也其最擅名者曰宋宣獻李邯鄲

呂汲公王仲至或承平時已喪或遇亂散軼士大夫所共歎也朱公齒髮尚壯方為世顯用且澹然無財則聲色之奉儻綱羅不倦萬卷豈足道哉予聞是樓南則道人三峰北則石鼓山東南則白渚山煙嵐雲岫洲渚林薄更相暎發朝莫萬態公不以登覽之勝名之而獨以藏書見志記亦詳於此略於彼者蓋朱公本志也嘉定元年秋七月甲子記

渭南文集卷二十一

渭南文集卷二十二

宋 陸游 撰

梅子真泉銘

距會稽城東北七里有山曰梅山山之麓有泉曰子真泉遊者或疑焉智者及道人求笠澤漁父為之銘銘曰梅公之去漢猶鴟夷子之去越也變姓名棄妻子舟車所通何所不閱彼吳市門人偶傳之而作史者因著其

說儻信吳市而疑斯山不幾乎執一而廢百梅公之去如懷安於一方則是以頸血丹莽之斧鉞也山麓之泉甘寒澄澈珠琲玉雪與子徊徘酌泉飲之亦足以盡公之高而歎其決也

司馬温公布被銘

公孫丞相布被人曰詐司馬丞相亦布被人曰儉布被可能也使人曰儉不曰詐不能也此銘予二十歲時作今傳以為秦少游非也

金崖硯銘

我遊三峽得硯南浦西窮梁益東掠吳楚揮灑淋漓鬼神風雨百世之下莫予敢侮

延平硯銘

延平雙龍去無迹收斂光氣鍾之石聲如浮磬色蒼壁予文日衰愧匪敵

蠻谿硯銘

斯石也出於漢嘉之蠻谿蓋夷人佩刀之礪也琢於山

陰之鏡湖則放翁筆墨之瑞也質如玉文如縠則黟龍尾之羣從而溜韞玉之仲季也

錢侍郎海山硯銘

雲濤三山飾此怪珍誰其寶之天子侍臣煌煌繡衣福我遠民一字落紙活億萬人勿謂器小其重千鈞從公遄歸四海皆春

桑澤卿磚硯銘

古名硯以瓦今名硯以甎瓦以利於用甎以全其天甎

乎輒乎寧用之純而保其全乎尚無愧之日陳於前放翁

銘桑埸澤卿硯輒紹熙二年六月九日老學庵書

崔伯易畫像贊

崔公名公度字伯易高郵人劉相沆舉賢良方正不赴以任為三班差使韓魏公薦之詔易文資為國子監直講亦辭元祐中再召為郎又皆固辭補外郎諸公力白於朝强起為國子司業訖不肯復出為郡以起居郎祕書少監召亦不肯超紹聖中復以為祕書少監辭如初

遂請宫觀尋致仕予喜其白首一節乃求畫像於高郵而為賛曰

古之君子學以為巳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仕以行義止以遠恥世衰道微豈復知此蚩蚩始學青紫思拾萬馬竝馳孰能獨立始雖弗急後亦汲汲我思崔公涕泗横集

東坡像賛

我遊鈞天帝之所都是老先生玉色敷腴顧我而歎閔

世垢濁笑謂侍僊畀以靈藥稽首徑歸萬里天風碧山巉然月墮江空

王仲信畫水石贊

亡友王仲信為予作水石一壁仲信下世二十年乃為之贊恨仲信之不及見也其詞曰

導江三硤神禹之蹟王子寫之洶洶撼壁後三十年塵暗苔蝕澹墨色之欲盡尚覯者之慘慄或曰是學蜀兩孫者非邪放翁曰吾但見其有歐陽信本柳誠懸之筆

力也

鍾離真人贊

五季之亂方酣於兵叱嗟風雲卓乎人英功雖不成氣則莫奪煌煌金丹粃糠陶葛

呂真人贊

一粒之粟有國有民二升之釜浩渺嶙峋我遊巴陵始識公面青蛇鑑然求之不見

又

天下家家畫呂公衣冠顏鬢了無同勸君莫被丹青誤那有長繩可繫風

僧師源畫觀音贊

三世如來同一關大士亦作補陁夢佛子無財可修供尺紙寸毫俱妙用寶纓天冠儼四衆長年造極筆愈縱唯師曾公為作頌十方世界俱震動

宏智禪師真贊

死諸葛走生仲達死姚崇賣生張說看渠臨了一著子

諸方倒退三十里

大慧禪師真贊為昭覺文老作

平生嫌遮老子說法口巴巴地若是靈利阿師參取畫底妙喜

萬菴禪師真贊為處良長老作

灑灑落落五十年一句不說祖師禪妙喜堂中正法眼等閒滅在瞎驢邊

塗毒策禪師真贊

骨相瓌奇風神蕭散貌肅而和語盡而簡畫得者英氣逼人畫不得者頂門上一隻眼

又

塗毒不自讚留待三山老試問卿上人讚好莫讚好海中忽起刼初風北斗柄折須彌倒

佛照禪師真贊

名動三朝話行四海撒手歸來雲山不改人言大覺同龕師云老僧掩彩

大洪禪師贊

髪長無心剃衣破無心補大洪山上有賊大洪山下有虎非但白刃殺盡兒孫更能一口吞却佛祖

中巖圜老像贊

我遊中巖拜師於床巍巍堂堂鳳舉龍驤公住無為訪我成都雄辯縱横玉色敷腴别未十日梁木告摧我如飛蓬萬里南來孰謂窮山乃瞻儀形墻壁說法況此丹青

奉聖淳山主年八十有四放翁爲作真贊

兩住名山一老禪目光如電照人天行藏不用占蓍草卦氣全來二十年

芋庵宗慧禪師真贊

煨懶殘芋打塗毒鼓舌本雷霆毫端風雨

廣慧法師贊

東土震旦西方極樂一緉草鞋到處行脚

數淨人求僧贊

光雖頭淨洗鉢頭頭拈起頭頭活有時與有時奪受用現前活潑潑數道者一短褐欠箇什麼更要惡水泊將錯就錯也不妨只在檀那輕手撥道數淨人求伽佗見施主求買度牒為說

此數語嘉泰辛酉四月十日放翁書

錢道人贊

栟櫚冠青芒屩上天下天不騎鶴喚作神仙渠不肯道是凡人我又錯會稽城中且賣藥

放翁自贊

遺物以貴吾身棄智以全吾真劒外江南飄然幅巾野鶴駕九天之風澗松傲萬木之春或以為跌宕湖海之士或以為枯槁隴畝之民二者之論雖不同而不我知則均也淳熙庚子務觀自賛時在臨川年五十有六

又

名動高皇語觸秦檜身老空山文傳海外五十年間死盡流輩老子無才山僧不會

又

皮葛其衣巢穴其居烹不糝之藜羹駕禿尾之草驢聞雞而起則和甯戚之牛歌戴星而耕則稽氾勝之農書謂之痒則若腴謂之澤則若癯雖不能草泥金之檢以紀治功其亦可挾兎園之冊以教鄉閭者乎周彥文令畫工為放翁寫真且來求贊時年八十

又

進無以顯於時退不能隱於酒事刀筆不如小吏把鋤犁不如健婦或問陳子何取而肖其像曰是翁也腹容

王導輩數百胸吞雲夢者八九也陳伯予命畫工為放翁記顔且屬作讃時開禧丁卯翁年八十三

記太子親王尹京故事

隋齊王暕尹河南唐秦公世民尹京兆衛王重俊為洛州牧皆親王尹京故事也然尚未甚以為重後唐秦王從榮以長子為河南尹又為天下兵馬大元帥故當時遂以尹京為儲貳之位至晉天福中鄭王重貴周廣順中晉王榮皆尹開封用秦王故事也國朝太祖皇帝建

隆二年七月以太宗皇帝為開封尹開寳末太宗嗣位纔八日即以齊王廷美為開封尹後封秦王太平興國七年秦王出為西京留守自是開封不置尹止命近臣權知府而已權知府自李符始雍熙二年始以陳王元僖為開封尹蓋是時太宗元子楚王元佐被疾廢則陳王亦儲君也淳化三年薨後二年真宗皇帝自襄王為開封尹後封壽王至道元年正東宮議者謂尹有品秩非太子所宜兼領乃改判府事自後唐以來雖以尹京陰為儲副之位然

皆藩王以太子判京府則自至道始也故事開封尹之上有牧雖具員而初未嘗置國朝惟親王乃除尹餘但為權知府事自太祖至徽宗八朝百七十年未嘗改蔡京為相始建議置尹尹非獨故事須親王乃除又太宗真宗潛藩所領人臣所宜避天下皆罪京之不學其後宣和末欽宗皇帝自東宮為開封牧是時已有尹尹之上惟有牧故以命之然牧故事序位在太子少保之下御史大夫六曹尚書之上亦非太子所宜兼葢有司失

考至道判府之制也尹之下故事有少尹位在少府將作少監之下太子少詹事之上後唐秦王時嘗以劉陟為之而建隆以來率不置惟置判官推官各一員或二員通掌府事竝以常叅官充親王為尹則判官以給諫充令太中大夫以上推官差降焉真宗為尹時判官二員推官三員蓋特置也或問太宗以來尹京則謂之南衙何也曰開封府治所本在正陽門南街東然太宗為尹乃就晉邸視事晉邸又在大內及府治之南故曰南衙亦曰

南宫秦王許王因之及真宗為尹太宗以秦王許王皆不利始命還就府治焉

渭南文集卷二十二